

纵横高坡



贵阳的屋脊——高坡苗族乡风光摄影集

杨子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的屋脊——高坡苗族乡风光摄影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杨子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横高坡 / 杨子江摄.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9

ISBN 7-221-04992-0

I. 纵… II. 杨… III. ①风光摄影—中国—现代—
摄影集②高坡乡—摄影集 IV. 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9278号

主 编 王长春
书名题写 包俊宜
责任编辑 胡 军
装帧设计 杨子江 胡 军
手绘地图 陈晓波

纵 横 高 坡

杨子江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北京路64号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mm × 965mm 1/8

印 张: 14

书 号: ISBN 7-221-04992-0/J · 362

定 价: 168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翻印)

本书采用CTP直接制版工艺印刷

作者联系电话: 13809433659 E-mail: zijiang-yang@163.com

高坡——

贵阳的屋脊，

一个都市边缘的

民族村落。

虽然贫穷、落后，

但她坦荡古朴，

神秘、缥缈，

与世无争，

默默的美丽着……

谨以此摄影画册

献给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

贵阳的屋脊——高坡苗族乡风光摄影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子江 著



高坡的峡谷中有许多红叶，色彩鲜艳，却默默无闻。她们把这片土地的景色渲染到了极至，又无声无息地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的心中不由一阵惊悸，于是我把她捡拾起来，收藏在我的记事本中带回了家……

目录



序	6
走近高坡	10
云顶草原	32
台地秋色	44
红岩峡谷	60
营盘古迹	70
山花烂漫	76
冬野茫茫	82
洞葬奇观	96
宗教建筑	102

纵
横
高
坡

读《纵横高坡》——代序

Du《Zongheng Gaopo》

戴明贤

看到杨子江君的“高坡苗族乡风光摄影集”，深感这是一位有心人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高坡以贵阳市第一贫困乡而著称，市民大多耳熟能详，但真正去过的人却极少。我真正去了，才知道高坡其实非常有意思。

很难想象，就在繁华省城的边沿，赫然竟出现一片深谷险峰、瀑布溪涧、梯田牧场、石林平畴交错的自然风光；古栈道、古营垒、洞葬、摩崖石刻、寺庙、教堂并存的人文景观；以及跳洞节、牛打场节、四月八射背牌等等色彩浓郁的民俗活动。我还看到，高坡的汉族居民，在木屋正面的墙壁上，浓墨大字地写明祖籍何处，几时迁此。在这块土地上，几个民族和睦相处，而又各自恪守着慎终追远的传统。这片近在咫尺的“桃花源”，已逐渐被外人所认知，问津者日趋众多，为僻静的高坡带来了生气和实惠。

杨君为这本影集，付出了两年多的时间，近万公里车程，和无法计数的脚程、汗水和精力。他用相机留下了高坡的斑斓秋色、葱茏春意、寥廓冬景、明媚夏日。留下了高坡的山花烂漫、山峦如海、山涧澄彻、山石嶙峋。玩味这些照片，印证了高坡留给我的感觉：多彩中浸透着一

缕严峻，严峻基调上一派五彩缤纷。

杨君认为：从风光摄影的角度看，高坡不能与许多名山大川相竞争，高坡的拍摄价值在于整体性和叙述性，而不是独幅自在的纯粹风景之美；所配文字，也应力求纪实。我认为这正是这本影集的价值之所在。可以称它为一部用照相机“写”出来的“高坡地方志”。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和普及，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日益认识到我国悠久的“修志”传统的睿智和可贵。大至一省，小至一村，乃至一个专项，都可以修志。方志与只能写大事件大人物的正史相辅相成，构成人类独一无二的最完备的历史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而日益增值，永不掉价。沾溉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的志书只用文字撰写；后来配上照片，加强了可读性；今日我们在文字以外，出现以视觉形象表现的“图志”，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我说这本影集是一位有心人做成的大有意义的事。如论读后尚不履足之处，恰在于自然风光丰富而人文景观少了些，显得“横”有余而“纵”不足。听说在作者计划中，人文部份将做成另一个集子。那自然也好，但毕竟不如合为一部完整的图志，更能展现特色，提高文献价值。

二〇〇四年九月八日于适斋

我拍高坡

Wo pai Gaopo

人们把青藏高原比喻为“世界的屋脊”，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也有人把贵州西北部毕节市的韭菜坪一带称为“贵州的屋脊”，因为那里是省内最高的地方。按照这个逻辑，“贵阳的屋脊”自然是在高坡了。

高坡苗族乡，地处贵阳市行政辖区的东南端，海拔最高点1712.1米，离风光秀丽的高原明珠——花溪区所在地31公里，距贵阳市区也不过50公里。这是一个都市边缘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贵阳市海拔最高、气候最寒冷、土地最贫瘠、生活最不富裕的一个乡。与省会城市相比，形成了人类文明的两极景致——贫困与繁荣。1991年1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温家宝视察高坡，看望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高坡由此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在人们不断的议论、评说、研究高坡时，高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没有去过高坡的人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富有“神秘魅力”的印象。传说中的魅力很快转化为吸引力，只不过每个人来此的目的不同罢了，其中包括旅游项目投资者和开发商，更多的是考察者、摄影者和旅游者。在报纸杂志上、在各类摄影展览中，经常都能看到高坡的影子，甚至还有好几部学术专著，但是以风光摄影画册的形式反映高坡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成了

促使我以“专题摄影画册”的样式去再现高坡景观的根本原因。

从风光摄影的角度看高坡，确实不能与云南、青藏高原、四川九寨沟、新疆以及名山大川等等风光摄影的圣地相提并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但是我认为，不一定非要把“风光摄影”中传统的唯美标准，作为高坡有没有拍摄价值的依据，高坡有其自身的面貌和特点。要是把高坡拍得看上去就像西藏，像新疆，那么这里就不是高坡了。换一个思维角度去审视高坡，会发现许多新的表现手法和形式。

一位台湾电影导演到了高坡后兴奋地说：“高坡梯田是上帝留在这片土地上一道美丽的皱纹”，其实我觉得这话不仅可以用来形容梯田，这也恰如其分的道出了高坡风光的特质——历尽沧桑且朴实无华。高坡的景观是憨厚而又奇拙的，没有人工的雕饰和做作。大自然赋予了这片土地特有的外貌，高坡人开创了它的锦绣田园，以及纯粹为了实用而存在的人文景观，但这一切都不是“造物主”和高坡人有意做给外来人看的，这恰是高坡魅力之所在。正因为这样，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给每一幅图片配上一个简洁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标题这种常见形式。我想，依靠技法美化了的画面再配以优雅时尚的标题，毕竟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东西，或许它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很快被新的时尚取代，变得黯然失色，惟有“真实”能留给后来的人们，正如我们观看一百年前所摄的贵阳老照片一样。有感于此，我是在把“主观、自我”这些纯属“个性化”的东西竭力隐藏在表象背后，以突显摄影镜头下的真实，我只不过是充当了“信息收集者和传递者”的角色而已。在我努力保持“摄影”原初的纪实功能状态时，它在“认知的直观性”方面显现的优势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把拍摄定位在“不事雕琢”的风格上，就像在叙述一个普通而又平淡的故事……

当然，单是以摄影的方式对高坡风光做介绍式的描述，必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不得不用较多的篇幅来做一些文字上的补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一直遵循“不同的摄影体裁中所共有的技术法则”和一般的摄影美学原则，按照“叙述性”的要求去选择拍摄对象。离开这个前提，在高坡120平方公里这样小的一个范围内，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要产生一幅符合“标准”的纯风光摄影作品，事实上是绝对办不到的，大多数图片很难（也不可能）作为单独的风光摄影作品出现在另外的场合，它们只能作为介绍性的图片融入在整体之中。换句话说，我想通过这本画册告诉读者的是：这就是今日的高坡，贵阳的“屋脊”大致上就是呈现在画册中的这个样子。



走近高坡

Zoujin Gaopo

记得第一次上高坡，好像是在1982年的某个少数民族节日里，但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我甚至记不得有那些同行的人，也找不到当时拍摄的底片和照片，其实压根就没去找过。只记得是在很热的季节，乘乡村班车，尘土飞扬一路颠簸。高坡场坝上人头攒动，空气中弥漫着不习惯的气味。高坡在我的脑海中并没有留下值得回忆的印记，印象中一直觉得高坡是个贫穷落后、路途艰险而又遥远的地方。

一晃就是近二十年，1999年的4、5月份，自己开车去拍梯田，是在几位影友的煽动下去的，说是那里的梯田如何如何的美，虽然在此之前也偶尔见到一些高坡的照片，但多数是反映民族风情方面的。此去让我大为惊讶：去高坡的路是如此的好，离开贵阳经花溪、过青岩，尽管一路坡陡弯急，可不多时就到了高坡。刚铺就的柏油路面，好像还没有多少车在上面走过，这与我印象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展现在眼前的这片平坦开阔的大地、满目葱绿的梯田，难道是我十多年前曾经来过的高坡吗？我被眼前的田园景色迷住了：站在扰绕村后面的山坡上向西望去，正待插秧的层层梯田映着蓝天白云，劳作的人们和耕牛点缀其间，田埂线条十分优美，秧田和稻田色彩分明，简直就是一幅使人心旷神怡的图画。而当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像是随意涂抹在天边，阳光从云缝中如舞台灯光一样投射下来，远山朦朦，水田映辉，更是使每一个摄影家

们兴奋不已，难怪有那么多的人来这里拍梯田。这景色使我暗自感到惭愧，多少年来，居然淡漠了这块不应该淡漠的土地。狭隘一点来说，失去了许多不应该失去的好时光。

那次拍摄，使我对高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有一次为给某企业做宣传画册，需要用到秋天丰收在望的田园场景，我想到了高坡，想到此时那里有成片的、等待着收割的金黄色稻田，比较符合要求，于是立即驱车前往。果然不出所料，九月的高坡，秋高气爽。特别是在摆龙村附近，宽缓的斜坡面上是层层梯田，阵阵稻香扑面而来，金黄色的稻穗在蓝天白云下随风荡漾，斜阳渐渐西下，景色更是显得空灵而又简洁。猛然间一抬头，看见月亮不知何时已高高的悬在东面深蓝色的天幕上，我顿时有种凌空漂浮的感觉，那感觉有些类似从摩天大楼的顶部向下观看，这时我想起，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

这样的景色会令每一个摄影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每一个搞摄影的也能体会到像机关枪扫射一样按动相机快门是何等的痛快。有人把这种拍摄称之为“谋杀菲林”，有人称之为“浪费胶卷”，而我此时最强烈的感觉却是心情的放松，平时紧张压抑的情绪顿时得到释放，有一种特别过瘾、像“卸载”后特别轻松的感觉，直到“弹尽粮绝”而后打道回府。



石门山峡谷中的盘山公路，是贵阳前往高坡的必经之地，也是最险要的路段。





